

赤德四十七士傳  
下



210.54  
144  
vol 2

可曰乃視者在此等士

赤穂

傳

明治廿貳年以降本校卒業生三百十八名

贈 大正 六年 五月 日



礮貝正久



礮貝正久稱十郎左衛門兄曰内藤萬右衛門事幕

府士松平與右衛門正久幼而機悟學擊鼓能散樂年

十四用堀部金丸薦事長矩為兒小姓長矩好讀書以

正久善楷書命令寫書自是絕不擊鼓堀内重勝開書遺物頭

並食百五十石亦總分限長矩之死正久與片岡高房

護柩至泉岳寺不勝悲憤各斷髮而還堀部武二人相

謂曰義典仇也吾等荷國重恩不斬仇讐何用生為義人

無報讐錄〇二書將赴赤穂謂母曰兒縱淹滯於國請

幸割愛勿勞書問母許之堀内重勝開書遂與高房俱至赤穂

風玄齋雜著 卷一 二十四

見良雄議事不合堀部武庸筆記乃謂衆曰君等死於城我死

於仇殉國則一也君等勉之遂還江戶既而聞衆謀復

仇從吉田兼亮請良雄預盟義人錄衆或疑其少年難信

義士書簡而正久與高房執復仇之議終始不變義人錄註其後

母嬰疾瀕死會衆舉事正久慨然赴之進入吉良氏第

室中闇黑衆不知所向正久乃執一人索蠟燭每室燒

之晃耀如晝衆服其機敏明日赴泉岳寺路過將監橋

良雄等顧正久曰卿兄家在近宜往省母氏正久曰今

日何敢省私親竟不往金丸在細川氏第語人曰同盟

率皆世臣也正久新進少年迺能奮勵赴難不愧世臣

豈易得哉死時年二十五堀部武庸勝開書

片岡高房

片岡高房稱源五右衛門尾張人深秘篋底錄其先備前

以勇武聞堀部武庸勝開書高房事長矩執賤役義人錄長矩擢為

內證用人兼兒小姓頭食三百五十石赤穂分限堀部武庸

筆記及國滅自稱尾張處士變名姓曰吉岡勝兵衛寺坂

筆記家傳朱柄槍一枝即備前遺物也及嚴仇家執以赴

之堀部武庸勝開書後在細川氏第臨死語旁人曰吾憲君僕也

馬前執兵以從憲君擢自行間廁之士品賜祿命職與

群臣齒今一座賜死者多為世臣子弟孰謂馬前之僕

乃與此等人同受命以死、顧無以報寘君知遇之恩耳、  
言訖流涕、聞者為之泣下、死時年三十七、義人錄

### 潮田高教

潮田高教稱又之丞、家世仕赤穗、高教事長矩為馬廻

兼國繪圖奉行、蛇岩集為加東加西二郡宰、益熟之也。食二百石、赤穗分限、限、限、限、限。

取蛇嘗以公事在穗積村、與醫人田中道的親善、高教

頗知醫、有三味保童圓祕方、道的固請受、高教許而未

與、會國難作、携家口託北條村人、從良雄赴京師、又往

江戶探伺、無幾還京、明年秋至北條、遺道的書、授藥方

而去、其重然諾如此、蛇岩集再赴江戶、擇同盟忠純之士

俱泛舟淺草川、終日議事、攜貳之徒、不得預焉、尋還京

師報良雄、至冬同赴江戶、變姓名曰原田芥右衛門、寺坂

信行後在細川氏第、一日富森正因大石信清等謂旁

人曰、吾輩朝暮人也、請及其未死、有以娛卿等、乃各以

屏風自蔽、為雜劇之狀、高教笑曰、死期將至、何戲慢乃

爾、吾當告內藏助梶之翌日、果賜死、衆咸談笑如平時、

良雄方起就死、高教徐謂曰、僕今追及乃、賦和歌曰、茂

能能、婦能、美知登、婆加理、遠比登、須知仁、於茂比、多知

奴流、志天能、多比知仁、死時年三十五、堀内重道的聞勝開書

計、隕涕曰、高教之來北條、仰憂母氏、俯矜妻子、方寸亂

矣而一諾不忘、舊約必踐、宜其能死節也。蛻岩集

富森正因

富森正因稱助右衛門、父曰孫大夫、仕赤穗為留守居

深秘篁正因事長矩為馬廻、兼使役、食二百石、赤穗分限購使

○義人錄作使番誤常懷二十金以備不虞、元祿六年

幕府命長矩叔備中松山城、年據憲長矩方在江戶遣

正因報赤穗、正因受命即發、不過其家、飛轆而去、赤穗

去江戶九百里、三晝夜而至、衆皆驚以為鳥不如也、堀內

重勝問書、泰及難作、毋山本氏深悲慨之、正因奮激赴

難、堀內重勝問書冒外祖名姓、稱山本長左衛門、參取寺坂信行筆記、堀內

重勝問書自造靈牌書法名、藏之墳寺、將藤仇家、謂母曰、時

方凝寒、願借母衣、堀內重勝問書母取白襯衣與之曰、汝者此

以死、勿懷我為、報譽錄及就囚、細川氏使者令更衣、正因

曰、此母之賜也、願無易之、聞者哀之、死時年三十四、正

因善諧歌、義人錄彌春帆、○正因嘗語曰、夏繁高以井伊直孝及坂崎成政事、繁高載之

其家茶話云其在細川氏邸也、一日見屏風畫雞雛、歎曰、吾

自分死既久、今見此圖、忽念兒子、獨何心哉、時子長太

郎僅二歲、故云然、堀內重勝問書越中守加藤明英稟給長太

郎、長太郎幼有騰氣、年十一、手斬其僕、舉措安詳、為時

人所稱、後擢為近臣、寺坂信行筆記

大石信清

大石信清稱瀨左衛門良雄族弟也報讐錄事長矩為馬

廻食百五十石赤穂分限牌與良雄及潮田高教俱學擊劍

於備前人真村重德所謂東軍流者也讚州府志○本書曰重德字無

我稱權左衛門父正吉仕備前重德少善擊劍周遊鄰

國人莫能及有由神無外者亦以劍法聞從江戶遊備

中重德聞之廻往較技不勝遂為弟子技益精長矩之

死信清與原元辰赴赤穂告之三日三夜而至三日夜據堀內

矢田助武

矢田助武稱五郎左衛門其先作十郎事東照公於

叅河堀內重勝聞書有驍名石瀨之役獲金鯉兜鍪者也松榮紀事

金鯉之名聞天下武家閑談甲製錄助武事長矩為馬廻食百

五十石赤穂分限牌後變名姓曰塙武介寺坂信行筆記及報仇家

一人從後來擊鎖甲堅不傷回身一擊殺之刀觸鐵爐

而折廻奪其刀死時年二十九堀內重勝聞書子作十郎尚幼

出羽守水谷氏叔養之寺坂信行筆記○新刀辨疑曰尾張矢田作十郎助直好相劍

銘佩刀曰神龍疑即助武子也○出羽守先是國除弟主水賜三十石此所謂出羽守蓋主水也

赤埴重賢

赤埴重賢稱源藏事長矩為馬廻食二百石赤穂分限牌義人錄

○察分限牌赤埴氏惟有重賢而我仕者姓名中有赤埴十左衛門蓋重賢之父也後變名姓曰

佩玄齋雜著卷一

高畑源野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將舉事一日乘雪訪妹夫某

飲酒劇談授短刀於其子精義錄既已復仇與矢田助武

俱灌燼戒火而去死時年三十五介石記

### 早水滿堯

早水滿堯稱藤左衛門事長矩為馬廻食百五十石赤穂

分限從在江戶與萱野重實赴赤穂告鬪變義人錄滿

堯弓力絕人及嚴仇家家士聞其弦聲莫不駭懼精義錄

義盟傳衆將去滿堯以弓探其舍呼曰吾殺汝君何不出

鬪乃自稱其名發雙矢而去死時年四十堀内重勝聞書

### 木村貞行

木村貞行稱岡右衛門祖吉兵衛始仕淺野氏義人貞

行事長矩為馬廻食百五十石赤穂分限從小川某學好

明人王守仁之學深秘後變名姓曰石田左膳詩坂

筆記及嚴警賦詩一篇著之兜鑿中又序之曰君子疾惡

之心小人驕橫之行二者卒然相激於談笑之間必有

相害而不相容者宜哉先君之逢鄙夫而殞厥身也惜

有事殿中之日不得自快於一擊之間而身獨嬰法網

以亡使鄙夫全首領於家以貽臣等無窮之恨臣等以

此憤惋鬱怒奮不顧身必刺鄙夫以報君仇而尚忍詢

抑志以至踰年不發非敢後也時未至也嗚呼吾大父

吉兵衛始仕霜臺君受公子采女君之過由是吾父總  
兵衛事前內匠君甚見親近以至不肖某繼事先君有  
年雖不敢私不次之寵然因父祖之績荷世祿之厚以  
養妻子畜婢僕其沐君恩也亦已多矣今也從同志義  
士相與蹈白刃決必死上有以報君主之恩下無以辱  
人臣之義豈非臣大幸歟冀賴先君之靈得義典父子  
首獻之影堂臣等所祈在是而已不勝欣躍之至綴野  
詩一篇以述其志身寄浮雲滄海東久愆恩義世塵中  
看花對月無窮恨散作曉天草木風死時年四十六室  
直清獲其詩文讀之歎曰心口相應一氣呵成勇猛之

志自溢言外文以氣為主不可誣己義人錄

不破正種

不破正種稱數右衛門本姓岡野氏為不破氏所養義人錄

錄精親父治大夫仕赤穗有故去國正種事長矩為馬

廻食二百石義人錄為人驍果與大野九郎兵衛不相能

嘗手刃家奴由是獲罪遂去居江戶常眷戀舊主深秘

錄寺坂信行筆記云正國難作治大夫聞良雄議守

城與舊友井關德兵衛等擔甲赴之請與死守良雄感

其志不許其請曰此舉非叛也奈何納遊士報讐錄義

案長矩時大野弄權良雄被疏有志之士必有不服者  
治大夫等殆以此去國故欲與良雄同死與治侍後考



正種亦聞變悲歎曰自今以往吾復何待居常忽忽不  
樂義人一日遇殲貝正久於途正久曰先君知子冤枉  
然法不可廢所以罪子語及子事歎惜尤至正種曰吾  
非不念舊恩獨以獲罪之故不得謁墳塋正久曰何不  
可之有乃俱至泉岳寺拜墓慨然流涕正久察其忠憤  
告以復仇計深祕正種遂往京師見良雄曰僕無狀  
得罪先君然尚望他日得自効以贖罪不謂先君一旦  
罹禍以沒每一念至此未嘗不痛恨大息如問諸君有  
復仇之志僕雖不肖不忍獨生願補行伍之列而從諸  
君之後庶得以死報君而謝過於地下僕之幸也良雄

曰子之志有可哀者然子為先君所絕而先君亡矣吾  
無所受命而縱子復舊則是欺君也吾不敢正種泣請  
良雄歎曰子誠忠臣也吾東行在近他日至泉岳寺請  
先君之靈然後可矣其後良雄至江戶使正種禮服至  
泉岳寺良雄亦禮服以至戒正種無進獨詣墓前如啓  
事狀乃言曰舊臣正種自得罪以來日夜戰懼從臣求  
哀臣察其情言出至誠不敢不自言訖却立久之呼正  
種曰來君赦汝宿過復汝原職正種涕泣拜謝而退義  
錄變名姓曰松井仁大夫寺坂信及齮仇家挺身力鬪  
殺傷頗多報讐有一人驍健善鬪正種擊殺之刀皆缺

醫衆駭服死時年三十四義士治大夫不知所終

### 菅谷政利

菅谷政利稱半之丞○大坂之役淺野長重將士獲甲首者二十餘人見淺野考譜中有

菅谷喜兵衛者疑政利之先也事長矩為馬廻兼代官食百石赤穗分限牒

後在江戶時或寓居谷中長福寺寺僧文良近松行重

甥善遇同盟云堀内重勝聞書死時年四十四義人錄○報讐錄作四十六

### 近松行重

近松行重稱勘六其先近江蛭田人世仕淺野氏行重

好兵法事長矩為馬廻深秘篋底錄食二百五十石赤穗分限牒○

淺野考譜曰淺野長政嘗還封地真壁群臣迎之有二百石之士十人牽馬出迎長政見而不憚是日召見十

人曰吾家之制非三百石不許畜馬自其下則借以馬夫以二百石之微仰事父母俯養妻子而又不真之

備安得畜馬若欲畜之必至不顧父母妻子吾好誠實而惡矯飾令汝等欲以此示好武吾所不取也十八畏

伏長政曰汝等之過蓋由其好馬好馬固士之常然嗜好不當如此汝等善體吾意乃各增給五十石後長政

傳真壁於長重長重長直皆善待十人子孫未嘗減祿云今案赤穗分限牒食二百五十石者凡六人行重即

其一也餘皆不在義盟中及國滅還蛭田悉以田宅重器與舊友而

去深秘篋底錄與吉田兼亮俱赴江戶變名姓曰森清介或

稱田口三介寺坂信行筆記其嚴仇家也與一人格鬪其人走

行重追之誤墜池中其人不顧而去死時年三十四堀内

重勝聞書

千馬光忠

千馬光忠稱三郎兵衛事長矩為馬廻食百石赤穗分限

國既滅有一處士失名頗知仇家虛實光忠給以資財與

俱赴江戶偵探變名姓曰原三介死時年五十一年據義人

錄子藤之丞後仕備前擢為隊長寺坂信行筆記

### 杉野治房

杉野治房稱十平次事長矩為中小姓赤穗分限家素

富饒國變作聲竭家資以贍同盟病義盟傳治房有膂力及

敵仇家提大椎與三村包常俱排後門而入衆從之進

前車後語集參取包常書簡死時年二十八義人錄

### 武林隆重

武林隆重稱唯七本姓孟氏其先明杭州武林人鳩巢

杭州據精義錄自言孟子之後精義錄祖曰二寬豐臣氏之伐朝

鮮明主遣兵援朝鮮二寬從軍為我軍所虜遂為本邦

人更名姓曰武林次庵業醫鳩巢父半右衛門稱渡邊

氏仕赤穗鳩巢隆重事長矩為中小姓赤穗分限後

變名姓曰渡邊七郎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及敵仇家與間光

興俱殺義央是夜有一少年提眉尖刀出關隆重擊傷

其額其人擲刀而走隆重急追之有人從旁蔽捍少年

逃去參取報讐錄介石衆取眉尖刀驗之裝飾鮮麗鏤

吉良氏記彌乃知其為義固堀内重勝聞書在毛利氏策賦詩

風血齋雜著

曰三十年來一夢中捨生取義幾人同家鄉卧病雙親  
在膝下奉歡恨不終及賜死介錯曰柙莊左衛門一擊  
不殊隆重僵而復起顧曰君徐之莊左衛門曰諾聲未  
盡而首墮見者感隆重臨死不亂又稱莊左衛門失於  
前而詳於後一時傳為美談時年三十三義人錄

岡島常樹

岡島常樹稱八十右衛門原元辰之弟也為岡島氏嗣  
義人錄事長矩為中小姓兼勘定方赤穗分限國難作衆  
情離駭議論不一常樹以為沮大議者九郎兵衛也斬  
之足矣乃往見之稱疾不出常樹直入內門詬呼令出

大野畏怖其夜乘婦人輿逃亡報譽錄其夜據義人錄  
樹枯國中緒幣易以金銀吏多盜金進大野索與常

往見之貞享二年我義公遣臨臣於西國接索古  
書路經周防德山城王毛利氏使則奉行大野九郎兵  
衛勞之見筑紫巡遊目錄是同名異人與抑去後變名  
德山仕赤穗而常樹亦以其新進最惡之與  
姓曰郡武八郎寺坂信行筆記死時年三十八義人錄

中村正辰

中村正辰稱勘介事長矩為馬廻食百石赤穗分限等

書為右筆與良雄等在京師將挈家屬託之陸奧族人  
蓋兼之也  
以道途遼遠恐後事機與衆盟曰事若可舉請馳簡相  
報遂行堀部武庸筆記後在江戶變名姓曰山彦嘉兵衛寺坂信行

傳  
死時年四十五、義人錄、精義錄○  
報讐錄作四十八

村松秀直 子高直

村松秀直稱喜兵衛、○深祕篋底錄曰、初事上野介堀田氏、後為赤穂士村松九大夫所

養、不詳其本姓事長矩為中小姓、兼扶持方奉行、居江戶、赤穂分限

及長矩死、與子高直俱馳至赤穂、請守城、良雄歎異

深祕篋底錄後至江戶、雖髮隱於醫、稱隆圓、死時年六十二

義人錄○報讐錄作六十四子高直

高直稱三大夫、秀直將赴赤穂、謂高直曰、汝留養母、訣

別而發、比抵神奈川、高直追及、秀直怪問、高直曰、報國

公也、養母私也、兒將從大人報國、豈宜以私情緩之耶、

留而養母者、弟政右衛門在焉、大人勿憂、遂從赴赤穂

死時年二十七、精義錄幕府流諸士子於大島、其未滿

十五者、待年不赴、獨政右衛門與吉田兼亮次子傳內

間瀬正明次子貞八、中村正辰子忠三郎、俱赴配所、貞

八病死、三人織蓬自給、江戶商人戶屋三右衛門與政

右衛門有舊、贈以金三兩、寶永中皆遇赦而還、寺坂信行筆記

貝賀友信

貝賀友信稱彌左衛門、吉田兼亮弟也、出嗣貝賀氏、事

長矩為中小姓、義人錄、中小姓據赤穂分限、○本書為藏奉行衆謀復仇、友

信尤為良雄所屬、任良雄將赴江戶、使友信及大高忠

雄還盟書於衆以試其誠偽寺坂信行筆語見良雄傳

死時年五十四義人錄

### 大高忠雄

大高忠雄稱源五事長矩為中小姓兼膳番元方金奉  
行腰物方赤德分限國既滅忠雄與弟小野寺秀富甥岡  
野包秀俱赴義母小野寺氏謂之曰汝等上無負先君  
下無辱祖先我復何憂忠雄等益奮勵留母於國往京  
師義人錄尋赴江戶偵謀數月還京枉道拜大神宮武林  
隆重怒衆之持重赴京一日見忠雄詬詈不絕口忠雄  
從容諭之曰子言是也然吾輩決不翻覆實與大石氏

協謀以有所待耳吾所為果非邪即時與子同行願平

氣以聽隆重怒益甚且詈且泣忠雄神色自若堀部武庸筆記

將再赴江戶貽母書曰雄東赴江戶將舉大事母之所  
知也一國之士荷先君重恩者不可勝數而雄一介賤

士非受非常之遇者今縱侍養終身人未必譏之但職  
在暫御親近左右而一旦遇不虞之變所以日夜悲慕

不能忘然先君固已坐國家之法法其可讐乎此雄  
等之所以歛手輸城而不敢抗拒也嗚呼先君不惜不

貲之身不願數世之社稷以洩積憤於一擊之間而刃  
纔及仇人法已加先君先君之怨如何哉真天下之至

痛也、為之臣子者、孰不欲挺身奮銳、以報仇家、然大學君方蒙譴、屏居於家、安知幕府之不昨茅土於他日哉、又安知吉良氏之不獲譴責於他日哉、大學君獲邑則先君之祀不絕、吉良氏獲罪則先君之怨得伸、夫如是、雄等伏刃以殉先君可矣、此雄等之所以降志忍詢而有所待也、今幕府命錮大學君於安藝、先祀決不可繼、大事決不可緩、而衆或謂、今宜以死請、幕府不見許、則可以舉事、嗟乎、事既至此、何可復請、請而不獲、然後舉事、此讐國家之法也、非惟累大學君、將并累宗國、此雄等之所以決策而東也、雄等固非悖鷙陵上

者、然一旦犯法、罪及家屬、亦未可知也、果然、母宜從容就刑、勿先事自盡、假令吾母而輒弱畏死、如佗婦女、則雄亦不能無顧慮、賴吾母賢明、勵雄等以大義、毫無虧喪、雄等以此奮勵、視死如歸、實有天助、雄今年三十又一、秀富二十又七、包秀二十又三、並少壯勇銳、以此決闘、孰能當者、大讐在吾掌握、幸勿以為念、獨所恨者、吾母既老、侍養無人、將何以慰餘年哉、雖然、忠孝不得兩全、母之所知、今復何言、如姊妹乳母、請善諭之、勿令悲慟、願母以暇日、詣梵刹、焚香禮佛、優遊自適、亦可以忘憂矣、今當永訣、臨紙涕泣、不知所言、

深秘篋底錄、義人錄、既至江

戶、變名姓曰脇屋新兵衛寺坂信行筆記時義央在上杉氏邸

久之不歸義人有羽倉齋者與堀部武庸善一日語武

庸以義央好茶屢會客武庸告之良雄良雄曰同盟中

誰諳茶事者武庸曰惟有源五耳良雄乃令忠雄詐為

京師富商稱吳服屋從義央所善茶人學其法精義錄茶

人偶語及十二月十四日夜集飲義央家忠雄欲覈其

實後數日贈之帛段詭請曰近將還鄉願以十四日夜

來飲茶人果辯以前言於是衆奮躍舉事報錄忠雄提

大刀與秀富等先衆踰屋小野寺秀和書簡○世傳其

夜與諸友會都文公許會雪霽月明四望皎然夜漸過

丑、攤波就曉乍聞扣門聲啓視則赤穗堀部安兵衛大

高源五也進曰今夜將嚴君比鄰吉良氏君若救之是

沮人義舉也願閉門戒火言訖而去即從牆頭窺見婦

兒啼哭悲風慘烈使人酸鼻遊眺源五與大石主稅俱

謝曰事既濟矣源五賦諧歌曰此能於武郡多知摩知

久陀久阿豆古速利神氣激發使人聳然至今不能忘

也此書所謂部文公者豈上屋主稅之別號歟附以備

考是夜忠雄懷金二兩題封皮曰某年某月某日淺野

氏家臣大高源五鬪死有叔我尸者幸以此充酒價明

日赴泉岳寺與富森正因等過本莊酒家酒家方起開

戶忠雄呼曰吾渴矣取酒來酒家曰市中法禁行人露

坐店上飲酒忠雄罵曰吾既犯天下法寧畏市中法乎

即出金擲之直入舉壘以槍尾穿徹傾數椀賦諧歌而

去死時年三十二義人錄忠雄好諧歌彌子葉云精義錄

介石記



岡野包秀

岡野包秀稱金右衛門、母大高忠雄姊也、初稱九十郎、

義人父金右衛門事長矩為物頭並食二百石、赤穂分限牌

預義盟、尋病没、包秀哀父志不遂、釀其通稱以見繼志

之意、義人包秀善用十字槍、小野寺秀和書簡死時年二十四、

義人錄○包秀工諸歌、見本書、志雄書簡有春帆、竹原亦同赴義之語、竹原疑包秀別號也

矢頭教兼

矢頭教兼稱右衛門七、父長助事長矩為中小姓、中小姓據

赤穂分限牌教兼年十五、以父蔭為兒小姓、後一年國難作、

義人良雄方與眾盟、教兼從父赴之、良雄憫其幼、謂之

曰、卿年少、仕亦日淺、不與盟可也、教兼怒曰、僕父殉難、

僕縱未仕、義不得不從、況事國已一年、委質為臣、不異

諸君、諸君豈少我乎、請先死、乃挺刀將自殺、眾遽止之、

良雄泣下與之盟、義人錄報讐從父至京師、父病死、臨

終授甲一領、曰、汝克成吾志、參取堀内重勝尋奉母赴聞書報讐錄

江戶、至荒井關、不知婦人關符之法、為關吏所遏、乃還

赤穂、託母於人、而後至江戶、路資蕩盡、艱難備嘗、而殉

國之志益堅、堀内重勝聞書變姓曰清水、寺坂信行筆記及報仇家書

父法名、歲之兜、齋中、死時年十八、報讐錄

勝田武堯

勝田武堯稱新左衛門事長矩為中小姓赤穗分限謀報讐錄○義

人錄為死時年二十四義人無職誤錄

### 倉橋武幸

倉橋武幸稱傳介事長矩為中小姓赤穗分限謀義人錄○報讐錄為扶

持奉衆既復仇將去堀部武庸驗視衆傷處武幸與儀

貝正久殿而退義臣死時年三十四義人錄○報讐錄作三十二

### 前原宗房

前原宗房稱伊介事長矩為中小姓赤穗分限謀義人錄報讐錄為金

奉良雄在京師遣宗房及神崎則休偽為商賈覘仇家

宗房稱米屋五兵衛則休稱義作屋善兵衛義作屋堀部武庸

筆記○本書為小變服辱身日夜偵探寺坂信良雄由

此得知虛實橫川宗尋率衆而東以二人為主死時年

四十義人錄

### 神崎則休

神崎則休稱與五郎義作人好讀書耽和歌則休初事

伯耆守森長武義人錄長武名據後去事長矩為橫目

俸金僅五兩赤穗分限謀○精義錄曰則休年十三助

美曰則休母嘗為長矩乳母及赤穗滅母見則休猶豫

下決留書曰汝勿以我故緩大事遂自裁則休悲嘆奮

既至江戶屢會則休舍則休恐為人所疑時或聚市井

惡少擣蒲以故人無疑者憲能須則休極嗜酒與友人

書曰僕赴義在近今也欲再還鄉里與卿等把觴談笑

不可得已此間酒價甚貴難可酣暢死在畧刻事不如

意頗為可恨然以儕輩愛僕盍不去手常以為酒德之

大天下無比卿親族甚多且相親睦勿生離隔卿以此

為僕遺言可也則休書簡○則休有淺草眺望詩云鴻

墳楊似帝上業平詠草唱皇州龍山日沒梵鐘吼牛社

月昇華表幽回首酒旗風颯颯囊錢空盡拭涎流結句

蓋實將散雙會大雪乃賦和歌曰阿豆佐由美波流知

事也加計例婆古天能宇閉能由幾遠茂波奈能婦志岐騰

茂美無則休死時年三十八憲能須佐美曰則休臨

詩歌死時年三十八死謂人曰僕商家子也幼

時屢遊士人某家某欲子養僕僕父固辭某曰士養之

則為士何傷也遂為所養以故僕嘗為儕輩所擯薄及

嚴仇家恐復取笑遂力鬪殺二人今也賜死初則休屬

死尤不可不慎乃從容就死蓋傳聞之說也前原宗房記國難始末自注背盟者姓名以貽族人其

志將明節義正汚名以愧後世失節之人也議者以為  
有豫讓之風義人其畧曰藤井又左衛門閻閱之家性  
又循良惟其柔懦受制安井以辱厥祖安井彦右衛門  
國之貴戚世荷榮寵而一旦負國誑誘僚輩多陷不義  
其罪最大大野九郎兵衛貪而饒貲乘夜逃亡舉家驚  
惶遺其孫女荻原兵介兄弟富冠一國家蓄大銃遇變  
驚之衆怒罵曰先君忌日彼若至花岳寺我裸剝之其

風去齋雜著 卷一 四十一

他伊藤外村等或奸或佞或愚或弱皆安井大野之黨也。義臣傳引木村貞行跋其後以述二人之志名曰同盟傳略。義人錄○則休不信佛嘗著神書覺書見則休書簡

### 茅野常成

茅野常成稱和助事長矩為橫目後變名姓曰富田藤

五。變名據寺坂初與神崎則休俱事伯耆守森長武有

故去國同至赤穗長矩聞之嘉其有志介召而授職無

幾有國難二人死之衆謂二人為知己死不愧古人之

義死時年三十七。義人錄○報讐錄曰二人事義作守

案續藩翰譜忠繼津山侍從長繼子未嚴封而卒子長

成尚幼故長繼傳國忠繼弟長武貞享中長武還國長

成別食二萬苞元祿九年卒以繼嗣事絕祀長成以十  
年卒亦以繼嗣事及城邑更賜長繼以備中西江原二  
萬石兩家事最易混清故報讐錄有此說子曰猪之吉常成寶永中長武弟  
和泉守長直從封赤穗召為近臣筆取寺坂信行

### 橫川宗利

橫川宗利稱勘平。讚州府志曰九龜富人曰橫川勘

則守利疑亦事長矩為步行義人步行不列士籍赤穗

九龜人也率皆輕剽無賴之徒精義宗利獨慨尚氣節義人

惡糟谷勘左衛門等反覆欲斬之恐敗事而止又憤同

盟多逃亡至欲自殺以激衆宗利與友人書曰平日自

許以天下之健者唯某等為然今忽念死與公等別意

氣戀戀不覺涕下、願平時自視為如何人、乃微兒女子之態、然臨別而悲人之常情、以拔山蓋世之雄、猶不能無帳中之泣、豈可以此議天下之勇士哉、若夫被堅執銳、所向無前、雖漢樊噲、筑紫八郎君、吾未必遽出其下、況於吉良上杉氏兵乎、願為公等能壯天下之耳目、不至辱四方遠聽、又列叙忘義負盟者姓名曰、嗚呼狗鼠之輩、何足道哉、但恐吾屬死後、彼皆自掩己罪、而誣某等、以為匹夫匹婦之為諒、此吾所恨也、故錄于此、使公等知之、又曰、方今四國無鋒鏑之恐、上下相保、君臣相樂、而我內匠君獨以一朝之故、身僵兵刃、禍及社稷、使

人至死猶不能忘情於此、悲夫、某等事主於太平之日、方欲奉觴獻壽、而忽與禍會、相從泉下、雖不能無區區遺恨、然有生必死、縱某等以壽終於牖下、亦不過享三四十年飽煖之樂、孰與施勇烈之譽於天下、明忠義之道於後世、身死名存、庶幾古人而無愧、某竊謂猶以瓦石之賤、易金玉之貴也、尚何遺恨之有、故人幸有以察某等之意、死時年三十七、義人錄

三村包常寺坂信行

三村包常稱次郎左衛門、父曰彦左衛門、常陸稻田人、始仕赤穗、包常事長矩為厨下小吏、衆在赤穗會

議偶呼酒包常執注而進衆掩盟冊不令見包常曰風  
聞諸君有結義之計僕雖卑賤願與聞焉衆笑曰非汝  
所知也包常作色曰今日之事何論貴賤請不已良雄  
隔障聞之曰次郎左衛門言是也我不遺汝自後屢命  
以事包常奔走不懈衆皆謂觀賞報讐錄良雄獨察其誠  
實召之謂曰一國之士受厚恩者亦多矣然大抵蓄縮  
觀望不憂國難而忠義之士乃出於寒賤如卿者我輩  
能不愧乎包常感泣而退良雄將去國又見包常賑給  
之包常書簡小野衆之嚴讐包常從赴後門奮大槌排戶衆乃得  
入包常書簡寺秀和書簡死時年三十七義人錄良雄在細川氏

郎謂堀内重勝曰僚友有與野將監者食一千石其他  
食厚祿任顯職者亦多然遭難皆逃故僕之所共事者  
皆寒微願君等不知得不視寒微為恤仕乎重勝曰緩  
急致命非肉食之所能也故節義常在寒士然古今豈  
有義烈如諸君者邪重勝聞書聞者惡與野等之不義而服  
包常等之誠節焉同盟中職最卑者為寺坂信行寺坂  
寺坂信行稱吉右衛門以步卒屬吉田兼亮部下為人  
樸實敦厚篤於交義赴人急如己私伊藤長半撰墓碑聞衆謀  
復仇請兼亮曰某雖微賤亦荷國恩義不忍背之願死  
生共之兼亮感其志請良雄使預盟焉明年從兼亮至

江戶間關崎岨未嘗相離義人錄既已復仇至泉岳寺同

盟相議遣信行於安藝報長廣碑然衆每語人以不知

所之堀内重勝聞書蓋恐累長廣也長廣留之不遣至明年四

月脫還衆既賜死乃詣仙石久尚自陳與衆同罪願就

死幕府以事既往不問義人錄信行乃錄復仇始末及

同盟舉動以贈兼亮族人羽田某柘植某於兼亮事最

致意焉信行筆記義人錄兼亮女壻曰伊藤十郎大夫事申務

大輔本多氏堀内重勝聞書信行往姬路訪之本多氏聞之命

留信行於其家本書曰信行還自安藝路過姬路遂被留家墓碑信行還江戶與義人錄合

故今自是信行寄食於伊藤氏者二十餘年本多氏三

徙封一削地信行從伊藤轉徙艱苦萬狀義不甯去已

而或拓至江戶寓居麻布曹溪寺寺僧薦之山内主膳

内田叔明主膳嘉其忠烈給以廩祿眷遇優渥墓碑逸撰逸事碑

晚年又錄同盟子弟履歷以藏於家信行筆記延享四年

沒年八十三葬於曹溪寺墓碑曰良雄與寺作玄英書曰吉右衛門至十四日晚猶

在比狹仇家不知所之報讐錄取之然使信行果逃二

必將駒迎寧復告名於人邪良雄之言蓋有深意非事

實也當是時世臣巨族性皆盟逃亡而信行以賤卒

赴義世呼曰四十七士蓋公論也故今從之但晚年會

人祿恐非同盟初淺野氏累世好士待之甚厚慶安中

有糟谷勘左衛門者事長直其弟源左衛門去事右京

亮大久保氏與同寮板倉彌介俱往戊二條城彌介語

風也齋雜著卷一

人曰、淺野内匠頭僅食五萬石、而耽散樂、好角觝、真妄人耳、源左衛門曰、是吾舊君也、吾嘗受其恩、遇今雖已去國、不忍聞惡言、然子未知而言、吾不敢詰、是後子勿復言、他日彌介復謗長直、源左衛門怒欲手刃之、旁人救解之、及還江戶、大久保氏以二人職在警衛而忿爭相仇、皆逐之、然嘉源左衛門不忘舊主、密使人慰諭、彌介大怒、致書源左衛門、約決鬪於西窪、源左衛門與處士佐佐勘兵衛、灰方藤左衛門等赴之、斬彌介及其徒三人、源左衛門亦被重創、長直聞之曰、彼以吾故至此、此忠於我者也、遣醫護視、源左衛門遂死、時人以此知

長直之得士心

栗田嘉休見聞抄○案本書勘兵衛亦嘗事長直、助其友殺人、避仇高松云、藤

左衛門蓋以此時事長直、長矩時有灰方藤兵衛者、疑其子也

後五十餘年而有復仇

之事、士之獲罪去國者亦為之死、蓋累世好士之効也

衆既復仇、在仙石氏邸、水野小左衛門歎曰、赤穗得士

之盛、足以為國家藩屏、今乃如此、可勝歎哉

義人錄及精義錄

衆賜死、或謂細川綱利曰、衆死邸中、請被除焉、綱利曰、

否、吾將使忠義之鬼鎮護吾家

堀内重勝聞書

其後朝鮮來聘

聞良雄等事曰、有臣如此、其君可知也

三朝佚事



附錄

萱野重實

萱野重實稱三平、攝津萱野鄉人、源賴光之裔也、父重  
 利事大鳥出羽守、重實其第二子、年十三、用大鳥氏薦  
 事長矩、為中小姓、中小姓攝赤穗分限牌從在江戶、會變作與早  
 水滿堯乘駒告變赤穗、路經萱野、有衆送柩、問之則其  
 母也、重實且駭且悲、乃慨然曰、我豈以私情而緩公事  
 哉、揮鞭而去、遂至赤穗、城衆議論不一、重實決意殉國  
 及衆解去、重實還鄉里、終母喪、屢往山科、見良雄議復  
 仇、紹述集堀正脩撰墓碑父欲令重實為人後、重實以為從父背

君不如死

堀內重勝聞書報讐錄○紹述集墓碑並曰重實至冬辭父請東行求仕父不許曰汝非

求仕者將以刀仇人若有其事吾族不足恤恐累及吾君吾之思我君猶汝之思汝君也重實曰願絕吾籍父曰父子天性不可離也吾唯欲汝之殉義耳重實乃止至明年正月十三日令僕

齋書往良雄許其夜盥浴謁父談笑如常及曉房戶不

開家人怪訝排戶視之則東嚮剗腹而死時年二十八

良雄得書大駭呼同盟示之莫不流涕嗟歎紹述集後

人悲其志為建碑於泉岳寺云攝津名所畱會曰重實墓在菅野谷芝村陽

光又有搗本平左衛門者事長矩為馬廻食白石赤穗院

及去亦稔欲先衆殉國遂自殺義人錄非讐錄○明良洪範曰鳥善兵衛

者亦先衆自殺然其名不見分限牌蓋傳聞之說也又有小山田一閑者既已致

風玄齋雜著

卷一

四一

仕、往江戶依女家、子莊左衛門在盟中、衆既復仇、一聞其子逃節、遂自殺、時年八十一、報讐錄、介石記

寺井玄溪

寺井玄溪、赤穗醫官也、父某事出雲、守本多政利、政利國除、玄溪居京師、元祿十三年、事長矩、報讐錄、食三百石、十五口俸、赤穗分限牒、從在江戶、及變作、赴赤穗、遂還京師、義舉之事、莫不叅畫、良雄將東行、謂之曰、君臣之義、雖無異同、然子仕官日淺、且以醫為業、為人所知、今遽去京人、必怪之、請為留理後事、以故玄溪不從、報讐錄、崎人傳、良雄尋與書曰、嚮僕止子東行、子必以為遺憾、然子醫人

而預事、後人將謂彼驅率僚輩、以及方技之徒、此同盟之深恥也、夫軍伍之間、醫官未嘗不從、獨今日之事、則異於是、子之不來、固其宜也、且僕輩死後、世人必有駭議、子幸為我辨之、義士書簡、玄溪令子玄遠赴江戶、護諸士疾、堀内重勝問書、後諸國招辟、皆不應、正德元年、沒、三宅綱明與玄溪相善、及著報讐錄、質之玄溪云、報讐錄、内海道億亦以醫事長矩、赤穗分限牒、及國滅、居江戶、義衆有疾、則竭心療護、他人請治、皆辭之、衆諭之、令不預復仇、一如玄溪、吉田兼亮在細川氏第、尤稱道億有志云、堀内重勝問書

烈女

原元辰母

原元辰母失其氏，赤穗既滅，元辰未去，良雄致書請來京師謀議。元辰語母曰：兒以事之京，而他日赴江戶，淹留積日，亦未可知也。母曰：汝赴江戶，必當永訣。武夫世食厚祿，荷重恩，國有難則死以報之，固其分也。汝宜奮勇報仇，萬一失節，吾不復見汝。元辰曰：機事尚密，故與大石氏相議，雖至親不敢漏泄，是以不告。兒之所悲者，母既老而兒不能終養耳。言訖流涕。母怒曰：忠孝不得兩全，汝欲報君仇，安可以我為累，宜速行。元辰乃赴京師，會良雄嬰病，元辰看護，待其愈，議事。良雄曰：事欲速

成，則不得萬全，宜徐圖之。元辰乃還赤穗，見母告故，母默然。明日母卧不起，元辰使婢伺之，則伏刃矣。旁有遺書曰：忠孝不得兩全，吾既為汝言之，今乃歸省，是不能忘情於我也。吾恐汝以吾故污父祖之名，故以死勗汝。元辰悲慟，乃葬之而去。

明良洪範○義人錄載近松行重母事亦與此相類未知孰是

小野寺秀和妻灰方氏

小野寺秀和妻灰方氏，名丹子，温而有義，好和歌。兄藤兵衛亦仕赤穗，及變作藤兵衛與秀和絕，灰方氏獨留京師，聞秀和父子死，賦和歌曰：都麻邪古迺麻都羅無毛能遠伊曾我麻志奈瑠加古迺與瑠於毛比遠久茂

幾不食而死時人傳

堀部金丸女

堀部金丸女名幸、金丸養武庸為嗣將以女妻之、未及成禮、國難作、幸從母遊歷諸國、至伊勢松坂、聞金丸等復仇、遂至京師、無幾眾賜死、時伯父為僧在江戶、乃往江戶見之、請為居、伯父命寢一室、乃置死人之處也、幸毫無怖畏、終宵熟睡、伯父曰、可也、遂進髮稱妙海、後至泉岳寺、結廬長矩墓側居焉、常哀長矩無後、屢訴之官、有司怒欲抵罪、或營救得解、幸自知志不遂、每夜點燈長矩墓、某侯聞之、與錢供其費、幸每以其餘賑貧窮續時

人傳初幸歷信濃、遇一女子從人之江戶、見幸憫之、與以

團飯、幸既至江戶、聞女子為倡、乃就某侯乞金贖之、嫁

人以報一飯之恩、鈴林我文公嘗召之、郎中問金丸

等事、語及其母、幸曰、妾父之死也、母不哭曰、捐軀殉國

士之常也、何悲之有、諸士婦若有悲泣者、我當以刀子

扶其眼耳、人始知其母亦烈婦人也、侍坐死年九十一、

續時人傳幸蓋以安永七年沒云

義僕

近松行重僕

近松行重僕甚三郎與行重同鄉、從至江戶、一日行重

使甚三郎還鄉里甚三郎曰以奴觀之諸君舉事在逆  
奴之從君也奴父誡曰汝輸忠竭力勿惜軀命君之所  
知也而今遠奴豈以奴為不足用乎辨氣憤厲行重恐  
其自殺乃止及罷仇家甚三郎懷橘餅從至其門衆殺  
義典將去甚三郎迎見大喜謂之曰諸君得無飢渴乎  
乃以橘餅與衆其夜行重往細川氏第甚三郎蹤跡而  
行至其第踟躕久之廼去行重與人語及甚三郎事嘆  
曰恨不授以姓氏而借事耳

此無異蓋傳聞之誤也

堀内重勝聞書曰義人錄載片岡高房僕元介事與

### 大石良雄僕

八助者良雄僕也赤穗既滅良雄出城寓居尾崎村將  
移居京師時八助既老退居陋巷乃往見良雄曰奴聞  
主將遠徙山科奴宜從老不能願得賜一物以珍藏於  
家良雄曰社稷淪喪進退維谷汝所知也吾將卜居僻  
地耕芸終身與汝別去無復見期聊留此以為別乃以  
十餘金與之八助怒曰老奴來謁欲得主手澤所存一  
品朝夕奉之以代拜尊容而已奴雖老悖豈為貪賜金  
而來哉今國君橫罹禍酷卑賤如奴猶且切齒而况世  
荷國恩而肉食者乎何乃辱身縮氣不念國恥竟無一  
人有復仇志者歟乃擲金慟哭良雄默思久之曰吾過

矣吾過矣乃攬筆寫一士人戴笠微行蒼頭從後之狀皆佩長刀意態奮然蓋寓復仇之意也因謂八助曰吾嘗在江戶從汝遊北里汝頗記否八助熟視久之忽曉其意大喜曰何賜如之流涕談舊辭訣而去人傳以為美談赤松鴻撰良雄自畫像記參取崎人傳○關西人著天野屋利兵衛傳見原氏史氏備考其事甚奇然諸書無所徵今姑闕疑

赤穗四十七士傳終

君王大名日星  
明正奉 凛然浴  
八瀛可 志士萬年  
治定後 刊情如

位以生以情

會澤安冠

四十七士傳跋

士之所尚者氣也。當憂苦患難之際。凜然不改其操者。唯是一氣而已。

我邦之俗。殊重氣節。忠臣孝子之死國。事後仇讎者。不暇枚舉。而玉淺野氏。遺臣離吉良氏。兩事尤可傳也。古人別四十七。為五心則一。共其患苦。因其生死。求之異。

易獲是。然名伯卿此作。亦以當子。至之。  
滑考。頃者。伯卿將梓行之。微跋於余。如  
少時入。拙齋先生。門寓。主。整。与伯卿。視  
如兄弟。則。之。請。不。可。辨。也。乃。漫。書。其。後。以。氏。  
嘉。永。辛。子。京。王。月。中。浣。

立軒佐藤撰并畫



佩強齋雜著目錄

赤穗四十七士傳

刀劍錄

名花有聲畫

南狩野史

三藩事略



部 年 月 日	文學
	255
	(三)
彦根中學圖書館藏	

四十七士之忠純報主以死一正其世而不朽名青在此  
書而哉

國史館藏書目錄



青山量太郎著

嘉永四年辛亥八月

江都書林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